

1946.4.1-12 12 1947

張學良和東北

于遠

在最近羅素亂的言論界中，我們聽到了一種「釋放張學良起用張學良」的論調，據說，這是「東北人民的公意」，和這論調相配合的，還有「請中央軍停進東北，共產軍退出東北，由警察維持治安，讓東北人民自治！」（？）的奇論。

我們決不相信這是東北人民真正的民意，因為十四年前，痛斥張學良不抵抗放棄東北的是東北人民，殷切期盼中央收復東北，解放東北的，也是東北人民，而東北同胞這種民意，正是與全中國同胞的意願相一致的，我們沒有一天敢忘記東北，十四年來，特別是八年多來，全國上下所一致艱苦以求的最後目的，更是收復東北。

目前的所以出現這種荒唐論調，完全是少數別具慾望的政客和缺乏明知的女人，企圖乘政局混沌緊張而行使的政治投機資本，並不代表東北人民的真正民意。

八年來的張學良，一直在過着休養悔過的生活，根本沒有拘捕在押，他的是否失掉自由，以及是否願意出任工作，很可留待張學良本人來說明來決定，決不能由他人來捏詞誣陷政府，達成自己的政治目的。

張學良在西安事變中，犯了空前重大的過失，論國法軍紀，都應予以嚴懲，八年前全國的民意，便是如此，當時他能勇於覺悟，以待罪之身，隨蔣委員長到南京，如果不是蔣委員長呈請國府，予以特赦，的蔣早已判刑入獄了。此後張學良的生活行動，完全由張自己決定，「釋放」云云，實是無的放矢。

說到東北，東北是中國的東北，東北不能自外祖國而存在。東北同胞固可以站在地方立場，表示地方的意見，但無論如何，不能夠離開全中國全民族總的利益總的幸福，自成特殊之局。難道日偽十四年來的侵佔壓榨，四個多月來的風風雨雨，還不夠促使大家認識覺悟嗎？要收復東北，保障東北，使東北從此永永遠遠和祖國不分，處此雲霧低迷，列強環伺的今日，無論為保衛自己，為鎮壓日本，都沒有理由，不要國軍前往接收駐防，如有，那不是書生之見，便是別具用心，需要大家警惕注意的。

這並不是說，東北同胞無權擁護張學良的重返東北去工作，而是說，萬不能從「擁護張學良」而發展到「東北脫離祖國」的錯誤路上去。今天大家提到張學良，不是要抬出他來做一個割據一方的偶像，而是要他能夠更忠勇地為鞏固東北與祖國的血肉關係而奮鬥。

但不論如何，一切要由張學良自己來決定，要讓張學良不能再害張學良，更不能藉張學良來強姦東北同胞的民意，作為「己一派的政治資本。坦直走筆，質之周鯨文端木蕻良等先生，以為何如？

新潮

(刊週)

期一 卷四
版出日十月一年五十三

目錄

張學良和東北	于遠
國是方案	文偉
再不應沉默了	沈
迎政治協商會議	袁孔淵
論所謂「人民的軍隊」	馬叔明
訪閻錫山將軍	楊雄
「新四軍」訓令(祕密文件)	姚敏
「吃肉」和金銀(通訊)	姚敏

國是已定

蔣主席元旦對全國軍民廣播詞，是一件挽救目前時局的正確方案。勝利以來，我們殷切期待主席對國是作公開指示已久，現在細讀詞，使我們對國是前途有了正確的認識和堅定的信心。於衷心擁護遵行之餘，願將廣播全文中，對國是訓示，列成具體條文，供讀者參考。

甲 前提

我們認為，現在萬不可再加人民的困苦，萬不能動搖國家基礎，稍延復員建設工作，政府和人民，必須不辭任何容忍，以維護國內的和平，維護國家的統一，不任任何努力，恢復社會秩序，不避任何艱難，促成民主憲政的實施，更必須以一切可能的和平方法，解決國內任何紛爭，但先決原則必須是國家統一不容損害，根本大法不容變更，政府基礎不容搖動，軍隊必須一律歸還國家，參加政府的各黨派，不能擁有自主的軍隊，任何割據地盤破壞交通阻礙復員的軍事行動，必須絕對避免。而國家政事，應推誠相與，容忍協商。這是解決目前紛爭不安的唯一先決條件。

乙 政府的急要任務

(一) 要完成復員計劃，解除民衆痛苦，以確立建設的基礎。如此，一、要首先恢復交通，使人民

還鄉，物資暢通，並開展經濟建設工作；二、要收束軍事，受降遺俘，切實整編軍隊，儘速恢復地方安寧，使人民安居樂業。

(二) 要儘速實現民主憲政，選政於民，造成全民政治。五月五日的國民大會會期，不能再推。爲此，一、要增加國民大會代表的名額，使社會賢達和各黨派人士共同參加國大，普遍表達抗戰後的民意；二、在國民大會召開以前，要延攬社會賢達和各黨派人士參加政府，以進一步促成國內和平團結，充實中樞力量。

丙 人民的職責

(一) 人民應認清是非，明辨利害，省悟復興建國的良機不可再得，根據事實，洞察終始，不爲流言所惑，動搖對國事的信心，放棄天職，要對於復員建設，竭盡力量，於實行三民主義的建設，竭盡力量，負責盡職，挺身奮起，促其成功。

(二) 同時要擁護政府，實行民主統一的政綱，監督政府一切軍政的措施，檢舉貪污不法的官吏，消除積弊，肅清舊污，使國家真正走上和平建設的軌道。主席這一訓示，不僅表明了政府的正確政策，而且也正反映了全中國人民對國是的意思。這是事實，也是真理，國是既定，願一切愛國愛民的人士，摒棄私見，一致擁護履行。(文偉)

迎政治協商會議

袁孔淵

政治協商會議，終於召開了。從政府和中共會談決定，將懸而未決的政治問題，留待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來商討解決；並經政府積極籌備召開事宜以後，會期一再展延，這其間，軍事紛擾有增無已，和平前途，渺茫黯淡，國運安危，繫於千鈞一髮，大家盼望政治協商會議的迅速舉行，絕非「若大旱之望雲霓」七個字所能形容。

協商會議的終於能夠召開，對政府的始終沒有放棄政治解決方針這一因素，是不能忽略的。日寇投降後，我們看到政府對國內問題的方針，是對受降區的軍事接收受降，堅定不辭，對受降區以外的若干多年癥結問題，如所謂「解放區」等等，則仍堅持以政治方式，爭取和平解決，雖然收復區情況複雜，軍事紛擾衝突不已，國軍的地位和行動，也僅止於防衛與守護，綏包兩城苦守二月，最後止於「解圍」，向河北推進的國軍，受襲擊而損失奇重，也並未採取進一步的反擊和追擊，至於當大家噴噴着「全面內戰」時，所謂「解放區」仍依然如故，且在擴大，政府並無若何行動，凡此皆可幫助我們認識政府的一貫政策，爭取和平的苦心，另一方面，共產黨的國政接收失敗，晉、冀、魯、蘇的軍事行動未獲新的重大勝利，軍事阻止國軍收復東北，也未成功，使共產黨嘗試到全面軍事行動的無結果，而不得不重新接受和平商談的邀請，恢復談判。再加上全國人民的一致厭斥內亂，督促政治解決，美、英外交政策的不變，馬歇爾特使的來華，蘇聯的信守中蘇盟約，協助我政府接收東北，因此，使延安出席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，終於到達重慶，共黨代表之來，雖不免令人有惻惻來遲之感，但政治協商會議之得能舉行，時局好轉有望，總可使我们欣慰的。

在「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」中，曾說明：

「關於政治問題：一致認爲應迅速結束訓政，實施憲政，並應先採必要步驟，由國民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，邀請各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，協商國是，討論和平建國方案及召開國民大會各項問題。」

由此可知，政治協商會議的主要任務，是解決政府與共黨商談過留下的大問題之一——「政治民主化問題」。(另外一個是「軍隊國家化」)

再不應沉默了

這幾個月來，國內時局的演變，無容贅言，不僅增加了我們心理上的沉重陰影，而尤使我們苦戰八年所獲得的國家地位和民族光榮，頓時為之減低，這不是危言聳聽，而是確鑿的事實，本期本刊已擇要報導了幾件消息，在有人熱心於還私作亂的今日，這些消息，應該促使大家立時猛省，憬然覺悟。想一想，大家平時所標榜號召的，不就是「民族解放」之類嗎？現在「解放」未得，連原有的地位和光榮，也動搖減低了。這難道是真正老百姓的責任？抑是發動內亂者應該深切負責？

(三)

國際間若干國家，為什麼當我們還在抗戰期間，倒能慷慨自動的廢棄不平等條約，尊重我們的領土和主權，而在我們業已獲勝以後，短短四個月中，令我們不愉快的消息，反不絕而來，不是這裏排華，那裏排華，便是甲要侵佔漁權航權，乙要恢復治外法權，不是這樣不准軍隊開入，那樣不准接收，便是擅自合併土地版圖，甚至我們自己應亂平爭民主統一的問題，也要勞

動友邦派遣特使前來調解主持，並且在莫斯科三強外長會議公報中佔得一角。中國！中國！你的光榮那裏去了？

所有這些不光榮的惡劣消息，難道是無故而來，而又豈輕淡可忘？不是的，我們獲得了抗戰的軍事勝利，却沒有繼續完成勝利後的政治大捷，我們上下一致呼籲，抓緊時機，迅速復員，努力建設，而現實却依然是一片紊亂，遍地烽火。衝諸情理，政府領導抗戰勝利，維護勝利成果，完成建國大業，尚恐不及，顯然決不會有自毀令譽，動搖國本的政策和行動的。然則，發動內亂，破壞復員，致影響國家地位和民族光榮的，究竟是誰？呼之欲出，人人明白，還用得着說嗎？

我們這樣的痛心指出，雖不一定能夠促使肇禍者的真正省悟，也許從對政府從事政爭來說，他們正以已減低了國家的國際地位為得計，但是非所在，利害所在，却不容我們隱諱。現在是「人民世紀」，我們人民不應沉默無言，而國難正深，更不能再容忍忍辱受難，繼續讓私作亂了，現在是人民起來指斥制裁民族敗類的时候了。（完）

則留待「三人委員會」去解決。）

所謂「政治民主化問題」，就是全國從結束訓政到實施憲政過程中的若干準備工作問題。這些工作中，具體的決定舉國一致的「和平建國方案」（有如抗戰期間的「抗戰建國綱領」），和決定召開國民大會的各項問題，是全部工作的中心。此外，就國內政治的現實形勢，「協商國」是一，予以改善挽救，也是會議的預定內容，且為目前全國人民所企望的。前者是一般的任務，後者則屬於特殊的。一般的固需要會議中能獲得圓滿協議，特殊的如停止共黨軍事擾亂，消除割據，恢復交通，邊界受降等，當此政府和中共商談時陷僵局之際，也祇有希望由政治協商會議來妥善解決了。

所以，從一般的和特殊的任務作比較的看，全國人民所屬望於政治協商會議者，却是特殊的超過於一般的，即解決目前割據紛亂的形勢，迅速恢復和平，更為人民所殷望。我們期望於政治協商會議者在此。而會議的價值和權威，也將視能否挽救目前局勢確保和平幫助解決共黨問題以為斷。會議維繫着整個國運的安危禍福，我們希望會議首先討論決定動告中共停止軍事擾亂和恢復交通問題，使緊急萬狀的目前時局，立獲改善。

其次，就未來的「和平建國方案」來說，全國人民所希望的，第一是要使內容圓滿確當，能為各黨派各界人士一致贊同擁護，信守遵行，這是國內長期和平統一的保證。這樣的方案應當充分發揚政治、文化、經濟、軍事各方面民主建設的新精神。應當使全國的優秀人才都能參加建設，使腐舊的官僚主義能夠汰清，全中國社會都能在一面汰清官僚主義之中，一面樹立新風氣。應當使民族工業獲得真正的保障，農村的土地制度，真正改良。應當使軍令真正統一，兵量逐步裁減，現代化軍訓加強，真正走上「軍隊國家化」的途徑。總之，這樣一個方案，必須充分具備確保統一，發揚民主，加強建設的精神。而如何確保統一？發揚怎樣的民主？建設何種制度？要須忠實遵守三民主義的原則，因為三民主義是早為全國所服膺的共同信仰，對政府和執政黨言，這是國民革命的標的，更非遵守不可的。

如何取得召開國民大會問題的協議，使國民大會終能圓滿舉行，這也是政治協商會議的重要任務。今天，全國人民真正的願望是：迅速召開，不要再因為黨派間的齟齬，影響民主憲政的真正開始，也不能以為有了協商會議，便可以替代國民大會，有意無意疏忽了國民大會的舉行，儘管在代表人選，大會職權，憲草內容上可以有不同意見，但務求於今年五月五

日能如期舉行，這是人民的意願，是國家走上長治久安的正軌，也是執政黨預定的程序，和在野黨派所懸待很久的。

歸結地說，人民對於政治協商會議的期望和祝禱，是立憲和平，完成統一，開始建設。政治協商會議的成敗，不僅僅在於就「政治民主化」問題上，求得理論上原則上的協議，而尤在能不在刻不容緩的現狀，成立和平，恢復交通，使復國初步工作，能夠提早完成，人民在生活上心情上早獲安定和改善。這一任務的達成，要著政治協商會議與會議公能不能真正代表人民願望，放棄私見，辨明是非黑白，促使力主軍事擾亂，割據分裂者的覺悟，朝野和洽一致，接受政府領導，而又參加政府，監督政府，共為和平、民主、統一的新中國而努力。說來話長，但人民的願望却天壤懸殊，祇許會議成功，不許失敗，要使會議是國家民族千百年和平富強

論所謂「人民的軍隊」

馬叔明

命運的變革，不能是更黑暗更黑暗乃至分裂滅亡的開始。

執政黨和政府已確具還政於民的誠意和決心，各黨各派的領袖，社會各界的賢達，你們代表人民，參加這樣一個重要的會議，千萬要體認政府的誠意，為釜底抽薪正本清源之計，萬不能有爭利退私，擁護大業亂的行為。我們儘可要求變，但不可動搖重心，愈變愈亂，要力爭和平統一，莫定亂爭擾亂的路。並且，在國民大會召開之前，你們已發誓辭職的負着人民代表的責任，要能分得清是非，並且以人民的力量，指斥阻止一切倡亂還私者的錯誤行爲。

以人民的立場，我們擁護政治協商會議的舉行，祈禱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功！

近來許多人喜歡說「人民的軍隊」，「人民的武力」，彷彿以為可以用「人民的軍隊」，「人民的武力」來否定國家的軍隊及否定「軍隊國家化」的大運動。

第一、就常識來說：「國者人之積」，國家當然離不開人民，人民也不能離開國家，國與民，是兩不可分。軍隊自然就是人民的軍隊，真正人民的軍隊，也就是國軍，國家與人民的軍隊不是對立的，而是統一的，是同一軍隊的兩個名稱，決不能於國軍之外再有什麼人民的軍隊。常識告訴我們：如果在國軍之外有所謂人民的軍隊，那除非是要奪取政權，打倒政府的革命軍，否則，無可諱言的，便是擾亂國家的不法武力。從張獻忠、李自成上溯到赤眉、黃巾，不都說過「替天行道」，「爲人民打抱不平」之類的話麼？現在所謂「人民的軍隊」，既不承認要打倒政府，發動內戰，復不承認是爲肉人民的不法武力，而又企圖與國軍對立，否定自己所贊同的軍隊國家化運動，老實說，這當說也是不許可的。

第二、從國防的觀點說：現代國防，是總力的國防。魯登道夫的理論，也許會引導「人民的軍隊」的人民所不贊同，可是照恩格斯的說法，現代的國防是生產力的實現，由整個國家及社會生產力所決定的。蘇聯學者M·莎維斯基特別說明：現代國防是包括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國民意識、國民體力：……等等的總和；而軍隊的組織份子說：「政治之質」和「肉體之質」是戰力的要素。那末，一個軍隊要發揮他的國防力量，必然的，需要國家整體力量之支持，不是簡單的山人民組織一個隊伍，加上一些武裝，即可以成爲國防工具的。軍隊，如果不能成爲國家的武力，而稱爲人民的軍隊，其本身即是一個矛盾，也就是說它根本先自己否定了自己。何況，反與曾經爲保衛國家，血戰八年的國軍對立，那就更不成其爲一個邏輯的名辭了。

軍紀是與軍隊不可分的。軍令是軍隊行動的準則，現代國家其一切軍隊的活動，必須根據統一的軍令，絕對不可以由人民享有自由的各個的軍令。如果這一支軍隊，根據這一個軍令進行，那一支軍隊，根據那一個軍令動作，互相交錯，矛盾衝突，這就，除造成紛亂的內戰局面以外，沒有第二個效果。軍紀，也是統一的，國家的軍紀，無論將、帥、官、兵都要遵照統一的軍紀，這就是「軍隊的民主精神」，人民的軍隊，勢必各自有其軍紀，這自然也是紛亂的導源。至於衛之於「大軍統帥學」，所謂人民的軍隊，更沒有方法和軍事理論一致。所以由軍事的觀點說，人民的軍隊是百分之百不進的！

第四、就經濟觀點說：美國學者塞利格曼說，現代的戰爭是昂貴的戰爭，也是最浪費的戰爭。軍隊所需的裝備、彈藥、餉給，一切的一切都不是「田舍式」戰爭時代「寓兵於農」的主張者所能想像。即就「寓兵於農」來說，也不是離開國家，離開國防，軍紀，而由人民自由組成的軍隊。就現代軍隊的物質需要說，用一個國家的總力，維持一個強大軍隊，已經不容易，所以其兵制度不如征兵制度，而常備軍的數額必須縮小

至最低限度。如果利用「人民的軍隊」這個不合邏輯的名辭，無限制的擴張，儘可能的自由組織至二三百萬之眾，以「人民」兩個字的牌號作護符，不事生產而專事攻城略地，而說不騷擾人民，不需索財物，不與民衆對立，不搗亂社會安寧秩序，不造成紛亂恐慌的局面，試問如何可能？所以就經濟需要，物質供應說，所謂人民的軍隊，必是「吃」人民的軍隊，與人民爲敵的軍隊。——這不僅是理論，是事實。

第五、就政治觀點說：最理想的政治，當然是民主政治，我們舉國上下今日所爭取的也是民主政治，民主政治的典範的解釋，莫過於林肯的「民治民有民享」，但民主必須以統一爲基礎。沒有一個民主國家，人民可以離國家另立其自有的政府，而後其名曰人民的政府，其人民也從沒有離開國家另組政府的企圖，更沒有離開國家另組軍隊的想像。美國各州的權力雖然很大，軍事還是統一的，世界上，無論那種類型的民主國家，從來沒有人民自由組織軍隊的先例。中國現在正由民主大道前進，而若干主張民主的人們竟揚言軍隊不可以開入「人民的軍隊」的區域，這樣才算是民主，彷彿必須每個人民都手持武器反抗政府，才算民主的典範。這真是與民主潮流背道而馳的行動，所以民主政衣，無論如何，所謂人民的軍隊是穿不上身的。

並且民主與法治不可分，民主運動與武力對抗亦無法併立。一切民主的行動，必須遵循一定的法律，所以法治即是法治。憲法是國家的大經大法，一切政令軍令由此產生（現在中國憲政未實施，一切應根據約法）。所以民主政治，完全是合法的政。另一方面，民主政治，是人民總意的政治，一切必須訴之於人民的自由意志，絕對不可訴之於武力。固然，在推翻專制政治，

爭取民主政治之最初階段，往往施展人民的武力，實行革命，可是中國今日主張人民武力的人，即是揚言反對內戰的人，他們一方面認定今日中國不需以武力對政府革命，一方面又指揮「人民的軍隊」攻城略地，真是自相矛盾之甚。

第六、就事實說：有許多所謂人民的軍隊是這樣造成的。先遣一技沒有任何標記的軍隊通過某一村莊，真是秋毫無犯，竟敢不欺，而且還藉許多機會，予老百姓以各種便宜，例如無意中打破老百姓一個煙筒，老百姓奉送二十元，必強賠四十元或五十元；跟着，政治工作人員到來訪問有無軍隊過境，紀律如何，然後向人民說明，這是那路軍，他們是人民的軍隊，專門爲民衆謀利益的。過若干日又遣一技軍隊偽裝政府的軍隊過境，儘量擾害地方，劫掠人民。然後又來了政工人員的訪問，說明那是訓練軍，是專門與人民爲敵的軍隊。於是大批的人民軍隊開到，人民也心悅誠服的歡迎。但一經開到之後，基於上述第四點必然的發展，人民的一切歸了軍隊，人民無法自拔，於是「軍民打成一片」，人民的部隊也就由此而日益擴大。這是來自人民軍隊治下的人民所口述之一例。明知一定要被人民的軍隊所吞併，但以辯說來判斷，也是事所應有。但說人民的軍隊之入自然說國軍不是公國家人民謀福利的軍隊，可是，由蘆溝橋事變起，一直到印緬戰役止，所有重大的戰役，爲中外人士所共曉的戰役，所犧牲的是國家的軍隊，還是所謂人民的軍隊呢？鐵的事實，鐵的歷史，無論任何的辯論者也沒有方法抹煞的。一定說，國軍不保衛國家，不保衛人民，不算是人民的軍隊，這不單是一個良心的問題，而是無視一道血寫成的詩篇，和一頁一頁血染成的歷史的問題。

再看展開在目前的事實吧。抗戰勝利，中國

隨於四強之列，那一個國家不會承認我們的國家，不尊重我們的政府，全世界希望統一的、民主的中國立即開始建設起來，這不妨有所謂人民的軍隊大舉進攻國軍，不僅建國大業無由展開，連受降的工作，都受了莫大的阻礙。而民主政治的建立，更受到可痛的妨礙，使舉國的人民，不能接受國民黨的遷徙，五千年來一個最偉大的時代，充滿着斷絕的危機！

狄更生寫雙城記的時候，說這是一個光明的時代，也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春天。這一個光明的時代，也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春天。如果我們辨明了所謂人民的軍隊的是非，能夠用全國人民的力量來求得正義的判斷，相信真正民主的力量可以克服一切的困難。由於所謂人民的軍隊所發生的問題，一定可以循和平之路，求得正當的解決的。且日出而熾火息，正議認認建立以後，沒有理想和非實基礎的理想、行動、和力量，終久會經不起考驗的。

• 編 後 •

本期是我們改爲週刊的第一期，不說如何革新，但一看薄薄的新稿，便可知我們是如何的在苦幹。

雖以薄薄四頁，我們仍力求全期文字的簡短精彩，精選的主義是本刊一貫的編方針。今後仍這樣做。本刊的立場（人民的）和性質（政治的）是批判的，引導的，也依然不變，就是說，我們是一份人民立場的評論刊物。

改爲週刊後，我們更想使內容和現實接近，將我們批判和報導的責任，我們竭誠歡迎作者賜給我們一切評論和報導現實的稿件，現實性的漫畫木刻，尤爲需要。

訪閻錫山將軍

楊雄

(重慶通訊)記者走進嘉陵新村七號，首先見到的是第二戰區政治部主任梁化之先生，他引導記者走進了閻先生的會客室，閻先生仍和在克難坡時一樣，穿著一套老布軍裝，慈祥的面孔上不時浮現着微笑，記者便直率的告訴閻先生，現在一般民衆都很想知道一點華北的現狀，被擾亂的起因到底何在？被擾亂的狀態已經到了什麼程度？這種情形究竟要怎樣的地步？

閻先生聽了記者提出的問題之後，首先便向記者表示第二戰區關於受降的事宜，都是遵守政府命令辦理的，只要共產黨的軍隊不來故意阻撓，則任何問題都不致發生，一切所謂混亂狀態自然也不會存在，所以閻先生向記者說：「今後的問題，全要看共產黨的行動了。」閻先生從八年來抗戰經過談起，一直談到目前共產黨軍隊攻擊第二戰區各地部隊情形，委婉敦厚的詞句之中，也夾雜着不少惋惜感慨的成分，但是閻先生對各方的謠言却一句不加辯正，「事實勝於雄辯，公道自在人心」，我們只要看一看閻先生所談的八年來艱苦作戰固守山西的情形，和勝利以後共產黨的軍事行動，便不難對於一切問題，有着一個明確的認識了。

山西省在抗戰以前，原有一百零五個縣份，抗戰以後除了被敵人佔六十五縣以外，還被共產黨軍隊搶去了十七縣，所以勝利以前的山西，中央政府所能到的地方，便只剩下廿三縣了。日本投降，失土可復，不料共產黨趁着第二戰區正

忙於受降事項，兵力多分散的時間，突然結束大軍，發動攻勢，致有十一縣的土地又入於共產黨軍隊之手。據閻先生說：最近幾年來，共產黨軍隊雖然不時挑釁，時有接觸，而進攻規模之大，則以勝利以後爲最。單是晉西方面，共產黨便結集着十萬大軍。大同縣城，一直到現在還在共產黨軍隊的包圍之中。

因爲提到了山西的態勢，記者順便問起第二戰區(綏東)的情形來。閻先生用很沉重的語氣告記者說：「共產黨軍隊要打呀！傅長官接收那裏，共產黨的軍隊便打到那裏，那有什麼辦法？」共產黨的軍隊要打呀！閻先生這句話並不是隨便說的。梁化之先生緊接着便舉出了不少的例證。即以山西省境而論，孝義、臨縣、石樓、中陽、永和、汾西、靈石、霍縣、汾陽、介休、這幾個縣都是第二戰區抗戰根據地，有幾縣並且從未失守過一次。勝利以後，却差不多都被共產黨軍隊擊過了。

閻先生所辦的一所青年幹部學校，是一個專門訓練青年自治行政幹部的所在，駐在臨縣大麥郊已有三年之久，另外有一個進山中學西校，也在臨縣的溫泉辦了三年，勝利以後，共產黨軍隊突然襲擊臨縣，除了進山中學西校員生，因爲逃走得快，僅被搶走全部物品食糧之外，青幹校的學生被共產黨軍隊俘去三十多人。尤其最使閻先生痛心的，是汾西遭受共產黨軍隊的襲擊，山西省立兒童教養院第一分院的兒童，在這次襲擊中，損失頗爲重大，這些十三歲以下的小朋友，除了數人負傷不算，還被俘走了三四十名，至於公務人員眷屬，因爲逃往太原，在路上被共產黨軍隊擊傷的很多，物品的損失與被搶，更是一時無法統計，由臨縣到孝義，孝義到介休之間，便是公務員眷屬遭受襲擊最多的地方，梁化之先生的

老太太，就曾在臨縣孝義之間，遇到過共產黨的軍隊，躲在碉堡裏兩三天，才跟着國軍走了過去。

記者從共產黨軍隊的最近行動，問起第二戰區國軍和共產黨軍隊的衝突情形來，閻先生向記者說：「第二戰區的國軍雖然曾經和共產黨軍隊接觸，但是還不能算作戰，因爲第二戰區的國軍祇是奉命守衛駐在地區，不容其他未奉政府命令的部隊隨意駐紮，所以最近的每次接觸都是共產黨軍隊向國軍駐在地進攻，而國軍却從未敢越雷池一步，共產黨軍隊在勝利以前，在山西僅佔有

內亂 喜訊紛來

(一) 香港英軍政府繼續圍九龍民地建築大飛行場之後，最近復接獲通告，統制我南海漁業，其侵蝕我領海權，遠東經緯線一一〇度以東，一一八度以西，及北緯線二十五度以南，十八度以北，北自福建南至海南島海面，悉爲包括，中央社云：「現漁民以切身關係，擬呈請當局向英交涉。」

(二) 同在外蒙古境內，與「外蒙古人民共和國」並立之「唐努烏梁海共和國」，據二日倫敦泰晤士報載莫斯科電訊稱，業已由蘇官方宣布併入蘇聯，稱唐努省。

(三) 中國抗戰勝利以後，法國駐滬總領事竟稱：「尚未接得法政府方面關於中國廢除領事裁判權之通知」。法艦白爾丁號，則於一月三日晨九時五十分，無視中國政府之通知與抗議，偷竊法好卡可平諾離滬赴西貢而去。

十七縣的地域，勝利以後却已經增到二十八縣，便是一個很好的明證。

「既然共產黨軍隊和國軍有過接觸，則雙方自然是免不了有傷亡了，最近的情形到底是國軍的傷亡重些？還是共產黨軍的傷亡重呢？」

先生聽了記者這個問題，本來微有笑容的臉上，立刻掛上了一片陰影。閻先生發覺的說：「提起這個問題呀，事實可就太慘了！——閻先生一面在烟筒裏面取了一枝香烟，用火燃着，一面慢慢的告訴記者一段故事。

「本來呀！共產黨軍隊是進攻國軍的。國軍呢，却只是站在守衛的地位。如果按照一般常理來說呀，進攻部隊的犧牲是要比守衛部隊來得大

的，可是這一次呀，情形可就不同了。共產黨的軍隊，在勝利以後的每次進攻中，數目上的犧牲也許是比國軍來得大的，不過這些犧牲者，却不是共產黨真正的軍隊，而是老百姓啊！——閻先生說到這裏，一句比一句慢，一句比一句低，終於於默然的停下了下來。

「共產黨軍隊每次進攻國軍所守衛的堡壘呀，一定要先找一批老百姓在他們正式部隊前面做爲掩護，這些老百姓中間，有時還有守衛堡壘的村幹部的父母妻兒，如果國軍開槍呀，首先便要打死自己的父母妻兒兄弟姐妹。要是不開槍呀，共產黨的軍隊便會將堡壘搶過去。這是共產黨軍隊自謂的「新戰術」呀！這種「新戰術」的名字聽說是叫做「逗子彈」。最

近呀，情形可就更慘了，共產黨軍隊發現了這種「逗子彈」的「戰術」，不一定能夠逗得到國軍的「子彈」，於是呀，另外一種「逗子彈」的「戰術」又出來了，「換子彈」的工夫多是由民間婦女來担任的，這次共產黨軍隊進攻中陽，就使用了這種「戰術」，他們驅使着大批的婦女，朝着可能佈有地雷的地方走，這一下子呀，便踏中了一個地雷，三十七名婦女，就這樣平白無故的犧牲了！

談到這裏，方聞先生走了進來，記者方知道陳立夫先生來拜會閻先生，已經在外面的接待室裏等了很久了。

「新四軍」訓令 (中共祕密文件)

(一)「新四軍」蘇浙軍區第一縱隊司令部

訓令 (發到連止) 五月六日重發

本軍進入浙西地區以來(註一)，不尊重人民自衛權利，至今一)抗日民主政權已經建立，還未停止擴張的(違反軍事政策革命秩序亦已恢復，近查各部份與「毛主席」指出的第五項任務派出的擴軍(註二)人員，交通站人員，偵察員，供給軍需人員等)在外滋事，違反政策，破壞「政府」(註三)法令，分贖軍民關係，影響甚鉅，有捉人的(不尊重人權)，捉了人施以肉刑，逼迫要人拿出槍枝的(違反廢除肉刑的傳統)，到處調查民槍去繳繳的，(不扶植地方武裝建立與

辦，仰各部門各部隊嚴格約束部下之不正當行爲，與進行政策和紀律教育爲要！此令。

司令 王必成 政委 魏天祿
江渭清 主任 藍榮玉
副主任 藍榮玉

(二)訓令 三月二十五日 於井村司令部

浙西地區頑方(註四)，所遺留及蔭蔽之軍米軍糧甚多。自進軍(註五)以來，各部對該項調查收穫甚巨，保障部隊供給，改善了生活，取得了爭取此次戰爭勝利(註六)，這全賴全體指戰員一致努力獲得了顯著成績。

然而在這調查收沒中，缺乏了有組織有計劃的進行，以致產生了許多缺點，例：某些個別部

- 門，不經組織手續，各自爲政，任意沒收，於是互相搶奪，也有廉價變賣，及調換物品，收多報少，變相改善伙食兼致以私人名義，便條假借(不註代號)，混水摸魚，而乘機舞弊，此種種現象，造成部隊中幹部間不團結現象，脫離羣衆，有礙政策，對我建
- 立民主政權，在物資上一重大損失。
-(下略)
- 旅長 王必成
- 政委 江渭清
- 三十四年春進攻浙西國軍事件
- 強征壯丁的工作人員
- 中共偽政權
- 指政府軍和國軍
- 指「內戰」勝利

「吃肉」與金銀

·姚敏·

(蘇浙邊境共軍活動真象報導之二)

一、小兵

想用多數人的血肉，來建築少數人賞玩的寶塔，只有使他們不知道世界和社會的一切，方可以儘量利用，所以共軍對於兵士的訓練，除排命灌輸歪曲理論，毒害宣傳以外，在部隊裏還散佈着相互監視的特工，經常的調駐防地。「乖乖！社會上壞蛋多，你們都是好孩子，千萬不要和他們接近，等我們成功之後，才可以改造社會」。這也是政訓人員的口訣。

但是，這「乖乖」們已是成人，任何管束得嚴厲，終難免要「壞蛋」接觸，藉此，老百姓就懂得共軍兵士被壓迫欺騙的痛苦，而改利用的一大羣「孩子」，也漸漸明瞭了自己的遭遇。不過你明白以後，仍是茫然，離家千里，舉目無親，即使能逃回原籍，也仍免不了戶口的檢舉。在沒辦法之中，只有將模糊的生活，寄託在「吃得好一點」上面了。

二、吃肉

「明天得吃肉了！」在兵士羣裏，常有這如充補希冀的音浪。但是明天官長訓話時，不是說今天採購無及，就是說我們已將吃肉的錢，補充在制服的準備金上了。當七八個兵士，圍着一只鹹菜湯下飯的時候，有的含着憤怒，有的也會把後天希望中的肉在邊邊，可憐兵士心中肉，已變官長袋裏錢！

三、退後也死

在出發作戰之前，共軍的頭領們，例有一番煽動式的訓話：說前面有小股土匪，武器怎樣低劣，戰鬥力怎樣薄弱，而他們接得的金銀錢物，也都放在那裏，我們只要努力把他攻下，就可以發一柱大財，於是兵士就盲目向前進發，待目的地到達後，便迫兵士以手榴彈衝擊，後排的人看見前排倒下，想往後退，而後面的機關槍響起來了，可憐的兵士在前後夾擊之中，不知多少人作了冤鬼！但在中共的心目中，兵士的補充比彈藥的補充容易，中國有的是人，只要自己的慾望能夠達到，那裏還有顧顧到他人

的生命呢！

四、腿上的金銀

一個支隊配合着一個突擊隊，突擊隊兵士，是共軍中揀選出來的最無聊暴徒，他們的任務，化裝農民小販等，在佔領區沿途偷換，除應做工作以外，還常常冒充國軍兵士，向民家搶劫敲詐，這並非兵士的越軌行動，而是上級授意工作中的一項，既可破壞國軍軍譽，又可乘機發財，毒辣心計，一舉雙得，所以在突擊隊兵士不留意的時候，醫藥費、腿腳間，當會有金銀銅戒的發現。

五、「頑」方的

永遠以欺騙作軍隊原理的共軍羣裏，久而久之，厭戰和犯法的兵士，也就接踵而至。但共軍頭領們總推卸責任，在佈告處常有這類榜示：「查某某係頑方因停職，唯平日教育不良，習性難改，今又犯某法應處死刑」等語，不過共軍殺人，有秘密性，從不曾押解遊行，所以究竟有沒有殺人，及所殺的究竟是什麼人，誰也不能分曉，也許因為犯法的兵太多了，而用這個方法，向民衆敷衍搪塞的啊！

六、補充

傷了野心的軍事行動，共軍的死傷頗甚大，他們本來就有「不斷犧牲不斷補充」的口號，所以戰鬥兵的補充法，除了壓迫插丁之外，還有更簡捷更慘毒的方法，就是乘敵軍流竄時間，迫使壯丁逃避，及三壯丁歸來，他們的家鄉已成了廢墟，據說是敵軍燒燬的，家裏的老弱親族和物資，不容說是跟着房屋消滅而消滅。於是共軍可來一次假仁假義，說是收容難民，救壯丁隨軍隊走，這樣戰鬥兵也得着不勞而獲的大量補充了。

主編人	張孔淵
發行人	張太風
發行所	新潮社
	杭州學士路思鑫坊四十一號
印刷所	民報社
	杭州開元路
經銷處	全國各大書店
本期定價	國幣二十元
(週刊)	